

續名醫類案卷三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雲園

同校

痙

痙症詩曰強直反如弓神昏似

中風痰流唇口動瘛瘲與癇同

許叔微治一人項強筋急不可轉側自午後發黃昏時正犯
肝腎二臟受風也謂此必先從足起少陰之筋自足至項。
筋者肝之合日中至黃昏陽中之陰肺也自離至兌陰旺
陽弱之時故靈寶畢法云離至乾腎氣絕而肝氣弱肝腎
二臟受邪故發於此時用宣州木瓜二個取蓋去瓢搗藥

續名醫類案卷三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雲園

同校

痙

痙症詩曰強直反如弓神昏似

中風痰流唇口動瘛瘲與癇同

許叔微治一人項強筋急不可轉側自午後發黃昏時正此
肝腎二臟受風也謂此必先從足起少陰之筋自足至項。
筋者肝之合目中至黃昏陽中之陰肺也自離至兌陰旺
陽弱之時故靈寶畢法云離至乾腎氣絕而肝氣弱肝腎
二臟受邪故發於此時用宣州木瓜二個取蓋去瓢搗藥

二兩乳香二錢半二味入木瓜縛定飯上蒸三四次爛研成膏每用三錢入生地黃汁半盞無灰酒二盞煖化溫服及都梁丸服之而愈

易思蘭治宗室毅齋年五十二素樂酒色无月初忽倒地昏不知人若中風狀目閉氣粗手足厥冷身體強硬牙關緊閉有以爲中風者有以爲中氣中痰者用烏藥順氣散等藥俱不效有作夾陰治者用附子理中湯愈加痰響五日後召易診六脈沈細緊滑愈按愈有力曰問此何病曰寒濕相搏痙病也痙屬膀胱當用羌活勝濕湯主之先用稀涎散一七吐痰一二碗昏憤卽醒隨進勝濕湯六劑全愈

以八味九調理一月精神復常其兄宏道問曰病無掉眩知非中風然與中氣中痰夾陰似亦無異何以獨以痙名之夫痙緣寒濕而成吾宗室之家過於厚暖有之寒濕何由而得易曰運氣所爲體虛者得之本年癸酉戊癸化火癸乃不及之火也經曰歲火不及寒水侮之至季夏土氣太旺土爲火子子爲母復仇土夾制水七月八月主氣是濕客氣是水又從寒水之氣水方得令不服土制是以寒濕相搏太陽氣鬱而不行其症主脊背頸強卒難回顧腰似折項似拔乃膀胱經痙病也宏道曰痙緣寒濕而成烏藥順氣等藥行氣導痰去濕者也附子理中去寒者也何

以不效。用勝濕陽何以速效。易曰識病之要貴在認得脈體形症。用藥之法全在理會經絡運氣。脈症相應藥有引經。毋伐天和必先歲氣。何慮不速效耶。夫脈之六部沉澑。細緊滑沉屬裏。細爲濕。此句可疑。脈訣以濡爲濕。並無以細爲濕之說。緊爲寒。滑爲熱。而又有力而滑。此寒濕有餘而相搏也。若虛脉之症。但緊細而不滑。諸醫以爲中風。風脈當浮。今不浮而沉。且無弦掉等症。豈是中風。以爲中氣中痰。痰氣之脉不緊。今脉緊而體強直。亦非中氣中痰故斷爲痙病。前用烏藥附子理中湯。去寒不能去濕。去濕不能去寒。又不用引經藥。何以取效。勝濕陽本羌活乃太陽之主藥。通利一身百節。防風

蔓荆能勝上下之濕獨活散少陰腎經之寒寒濕既散病有不瘳者乎。

張路玉治吳江郭邑侯公子，患柔痉，用桂枝湯及六味地黃湯咸加蠍尾服之而愈。

朱丹溪治王秀，濕熱大作，脚痛手筋拘攣，足之力生地當歸川芎白朮各一錢，蒼朮一錢，甘草炙三分，木通五分，煎湯下大補丸三十丸，大補丸須炒煖。

張子和治新寨馬叟，年五十九，因秋欠稅，官杖六十，得驚氣成風搐已三年矣，病大發則手足顫掉，不得持物，食則令人代哺，口目張瞶，唇舌嚼爛，抖擗之狀，如線引傀儡，每發

市人皆聚觀。夜卧發熱。衣被盡去。傾產求醫。致破其家。而
病益堅。叟之子邑中舊小吏也。以訊張。張曰。此病甚。如
若隆暑時不過一涌再涌。奪則愈矣。今以秋寒可。如
未已更刺俞穴必愈。先以通聖散汗之。繼服涌劑出痰三
四升。如雞黃成塊。狀如湯熱。叟以手顫不能自搖。妻與代
探咽喉腫傷。昏憒如醉。約二二時許。尋稍省。又下數行立
覺足輕顫減。熱亦不作。足亦能走。手能巾櫛。自持匙筩。未
至三涌。病去如濯。病後但覺極寒。張曰。當以食補之。久則
自退。蓋大疾之去。衛氣未復。故宜以散風導氣之藥。切不
可以熱劑溫之。恐反成他病也。

琇案是症。本因驚而得。尤不能無鬱也。蓋驚入心受之。
則顛癇。今心不受而反傳之肝。而爲瘛瘲。亦母救其子
之義也。肝病則乘其所勝。於是生風生痰。怪症莫測。治
以上涌下泄。乃發而兼奪之理。並行不悖。張案於此症。
尤爲合法。

黃如一村翁。兩手搐搦。喘如曳裾。冬月不能覆被。名醫張某。
之舞陽道經。黃如不及用藥。針其手大指後中注穴上。曰
自肘以上皆無病。惟兩手搐搦。左氏所謂風淫末疾者此
也。或刺後谿。手太陽穴也。屈小指握紋盡處是穴也。
完顏氏病搐。先右臂并左足。約搐六七十數。兩目直視。昏憒。

不識人，幾月餘求治。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導水禹功散泄二十餘行。次服通聖散辛涼之劑。不數日而瘥。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有內熱，月經不調。經行後四肢不主伸，臥牀半載。或用風濕痰火之劑，數日而不見效。其服藥緩緩，按之則滑。名曰痰症。屬風寒所乘。用加味道逍散加肉桂、防風、四劑頓愈。更以八珍湯調理兩月餘而瘥。

一婦人素經行後期，因勞怒四肢不能屈，名曰癰症。此血虛而風熱所乘。先用八珍湯加鈎藤、柴胡漸愈。更佐以加味逍遙散，調理而痊。

一婦人素有火，忽然昏憤，瘦瘻抽搐，善伸數次。四肢筋攣，痰

涎上升此肺金燥甚血浓衰少而然也用清燥湯六味湯丸兼服尋愈。

薛立齊治一婦人因怒經事淋瀝半月方歇遇怒其經即至甚則口噤筋攣鼻血頭痛痰涎搐搦瞳子上視此肝火熾甚以小柴胡湯加熟地山梔鈎藤治之後不復發。

一婦人素陰虛患遍身搔痒誤服祛風之藥口噤抽搐肝脈洪數薛曰肝血爲陰爲水肝氣爲陽爲火此乃肝經血虛火盛耳宜助陰血抑肝火用四物麥冬五味鈎藤炙草調理而痊。

一婦人發瘧遺溺自汗面赤或時面青飲食如故肝脈弦緊

此肝經血燥風熱症也。肝經屬木，其色青，入心則赤。法當滋陰血清肝火，遂用加味逍遙散。不數劑，諸症悉退而安。

許叔微云：同官歟丞張德操，常言其內子背患筋攣，腳不得屈伸逾年，動則令人抱持，求醫於泗水楊吉老云：此筋病宜服下三方，一年而愈。春夏服養血地黃丸，熟地、蔓荆山黃、狗脊、地膚子、白朮、乾漆、蟻天雄、車前草、薢、山藥、澤瀉、牛膝，秋服羚羊湯，羚羊角附子獨活、白芍防風、川芎，冬服烏頭湯，大烏頭細辛、川椒、甘草、藜、茺蔚附子、官桂、白芍、乾薑。

茯苓防風當歸獨活

吳橋治程嗣思體肥白瘍藥過當腠理皆疎始覺汙多久而
益甚一發則汙下如雨厥逆反張口噤目瞪痰喘並倅良
久氣反小便不禁暝不能言旬日益深日十數作諸醫謝
去橋至而按諸方則曰經云汙多亡陽此柔症也諸君失
之矣乃重用參耆次附桂芍藥次龍骨牡蠣飲之半劑而
寢家人以爲死矣將升屋而號橋曰藥中病而行得寢乃
復非死也亟爲粥湯待之頃之呻吟呼粥湯少進再劑而
愈三月而復初集

太函

頭暈

竇材治一人頭風發則旋暈嘔吐數日不食爲針風府穴向
左耳入三寸去來留十三呼病人頭內覺麻熱方令吸氣
出針服附子半夏湯永不發華陀針曹操頭風亦針此穴
立愈但此穴入針人卽昏倒其法向右耳橫下針則不傷
大筋而無暈乃千金妙法也此針法奇妙須與高手
針家議之方得無悞

龔子材診熊槐二官年六十餘身體胖大其下手卽得五至
一止乃驚曰君休矣渠曰連日微覺頭暈別無恙也何故
出此願實教焉龔曰越十日用藥相晒而退少頃間中癰
求救於龔知其必不可治令以香油灌之卽醒逾十日果

張路玉治董司業夫人體雖不甚豐而恆有眩暈之疾。診其六脈皆帶微弦而氣口尤甚。蓋緣性多鬱怒。怒則飲食不思。而爲眩暈矣。豈平常體肥多濕之痰可比例乎。爲疎六君子方。水泛爲丸服之以培中土。中土健運當無敷化不及。留結爲痰而成眩暈之慮。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

朔客梁姓者邀診。時當夏日裸坐盤餐倍於常人。形偉氣壯。熱汗淋漓於頭頂間。診時不言。所以切其六脈沈實。不似有病之候。惟兩寸畧顯微數之象。但切其左。則以右掌抵額。切其右。則以左掌抵額。知其肥盛多濕而夏暑久在舟中。時火鼓激其痰而眩暈也。詢之果然。因與導痰湯加黃

柏澤瀉茅术厚朴二服而安。

吳友良年逾古稀頭目眩暈乃弟周維素擅岐黃與補中益氣數服始用人參一錢加至三錢遂痞滿不食坐不得卧三晝夜喃喃不休上盛下虛之症服補中益氣其害如此診時見其面赤進

退不常左頰聶聶瞤動其六脈皆促或七八至一歇或三四至一歇詢其平昔起居云自五十卽絕慾自保飲啖且強此壯火爍陰兼肝風上擾之兆與生料六味除去萸肉入鈎藤大劑煎服是夜卽得酣寢其後或加炙龍甲或加秋石湯送靈砂丹應如桴鼓盛夏酷暑則以大劑生脈散

代茶後與六味全料調理至秋而安。

陸養愚治陳巽源室，向有頭眩之症，不藥亦止。八月中旬偶作勞，煩悶飲酒數杯，坐月下更餘，方寢，便覺微熱不安。次早忽眼黑頭旋，且微痛，如在風雲中發比平時較劇。醫謂脈得浮數，此熱極生風也。用芩連山梔等以清之，二劑眩暈不減，而頭痛如破，上身如火，而欲厚覆，又謂無瘧，不作暈，再以清火之品合二陳湯二劑，亦不效。脈之左手浮弦而緊，右手浮數而弱，且寸強尺微。右脈乃正氣之虛，左脈乃邪氣之實，尺微寸強，邪在上也。此必乘虛感邪，中於上焦所致。經曰：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目系，上屬於腦。

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人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今作勞以致煩悶。非虛乎。月下坐至更餘。頭項之間能不爲霧露之陰所中乎。法當驅上焦之邪。補中焦之氣而徐議消痰清火。則自愈矣。因先用參蘇飲加藁本二劑。頭痛頓止。眩亦少差。再以補中益氣佐以二陳芩連數劑而安。

張路玉治繆封君。偶因小憤。遂眩暈痞悶。三日來服豁痰利氣藥不應。反覺疲倦。飲食日減。下元乏力。診之六脉似覺有餘。指下畧無冲和之氣。氣口獨滯不調。時大時小。兩尺